禮記通解

禮記通解卷四

郝敬習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此記葬殤之禮君諸侯也適適子公即君也適爲君嗣庶爲公子變君言公者適庶之分也公共也鄭玄云庶子言公卑遠之也庶衆也殤未成人死者十六至十九謂之長殤車謂送葬之車曾子問云下殤土周葬于園輿機而往途邇故也古者葬殤無棺以牀

機之屬與尸葬之家園而已惟君之適子十九歲死者乃用棺斂載送以車其車三乘則適中殤二乘適下殤一乘可知也公子爲庶者長殤車一乘則庶中下殤無車與機而往可知也大夫惟適長殤車一乘適中殤無車而庶殤益可知也

按鄭註以此車爲殉葬之偶車載牲體藏之壙中者即所謂遣車非也遣車之名見于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又雜記云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故鄭以四隅爲壙中而以遣車爲明器又後章晏子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

送行曰遣謂送死者行之車云及墓反則是人所乘車明矣若明器土木偶車豈堪載牲體旣納之壙又豈有反者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公諸侯也達官謂姓名得通於君者若府史以下自辟用者不稱達官長官正也惟達官之長杖貳佐以下則否君喪羣臣皆斬衰不杖者斬衰而已矣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句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宮殯宮出謂柩將行出宮孝子攀號君命引柩前奪

其情也引者三步輒止君又命引之如是者三柩乃行君遂去或當遷柩朝廟時君至或柩出門外倚廬之次君唁至其三命三引皆如之柩出宮門經倚廬孝子攀號于此尤切鄭以大門外賓客次舍之處爲哀次恐非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五十始衰所謂不以筋骨爲禮也弔遠喪使人代可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

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此記行禮絕俗之事季武子季孫夙魯大夫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者也蟜固人名猶論語長沮桀溺楚狂之類蓋因事立名蟜矯通言能矯强固執也武子國人所畏蟜固不脫凶服入見自言惟入國君門有凶服者脫之入大夫門不脫也此禮將亡我欲行此禮耳武子佯善之許其爲表微表明也微細也倚其門而歌者不哀其死不脫齊衰而入者不幸其生然則武子之見棄於君子可知雖然凶服問疾臨喪而歌非禮也記者始託名蟜固末舉曾點亦以微致其譏

焉蓋曾點孔子之所謂狂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況上解）（紼拂）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當事謂當斂殯有事之時辭謂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哀樂不同日故弔日不樂婦人無外事故弔不出疆在路牽柩之索曰引下壙懸柩之索曰紼公弔謂公家使人來弔即當往拜謝初喪主人不能往則使

朋友與州里及喪家典舍之人代可也公使來弔其辭曰寡君承事主人往謝其辭曰辱臨君遇民之柩于路必使人弔之君於民有父母之恩也大夫之喪必適子爲主適子不在庶子不敢受弔蓋賤者不敢爲有爵者主若士庶無爵庶子受之可矣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句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妻昆弟爲父後者是妻父之冢嗣也適室巳之正寢也巳無服巳子爲舅緦故子爲喪主袒免哭踊皆子

也稱夫者對妻而言入門右入寢門西就客位避主也告來者謂來弔者至則以告也狎內戚也父在謂已有父在不敢哭于正寢而哭于妻之室妻黨也非爲父後則妻之黨昆弟之喪也哭諸異室不于妻室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有殯親喪在殯也側室傍室遠于殯宮也門內大門內于右不爲主也同國往哭他國則否

按前章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此言同國

則往意相弔者也母新喪而弔人之喪情亦未允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
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有三年之喪不當弔人然同志之友死而哀痛情深
卽不脫齊衰往哭亦可弔也與哉言非弔也弔則麻
經而已按雜記三年之喪不弔如有服將往哭之則
服其服而往正與此合蓋哭死與弔生異弔生禮輕
而哭死情重鄭註未達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公魯君哀公子擯主人相禮者凶事尚右讓尊者

居右故由左凡吉事擯者出迎賓由右

齊穀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穀作告聲之誤也魯莊公桓公子齊襄公甥襄公淫女弟文姜而殺魯桓公則莊公之父讐也及襄公娶王姬莊公為主婚王姬死告魯而莊公又為服悖謬甚矣穀梁之例曰由嫁者死為大功于禮無徵即有之忘殺父之讐行由嫁之禮義所不出廢可也母之母曰外祖母服小功齊襄公夫人魯莊公舅之妻無服記誤矣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晉獻公嬖驪姬殺世子申生公子重耳避奔狄秦穆公之夫人於重耳兄弟也獻公死穆公使子顯弔重耳勸之反國恒於斯謂得失在此時也喪出亡也孺子謂重耳嗣君在喪稱子舅重耳舅狐偃字子犯以告重耳告也辭勿受也喪人猶亡人仁親念父也寶寶也父死是何等事而乘此謀國也說猶解也容卽子顯稽顙以頭擊地盡哀也不拜不謝也不私不與使者私言也未爲後未爲嗣君主喪則不受弔拜謝也哭則哀父不私則無謀國之意而遠利所以爲仁也

按舅犯之訓重耳之對皆矯詐無實記者撫其事不察其心豈可爲行禮之法春秋于重耳蓋甚惡之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柩在殯朝夕哭必揭其帷敬姜魯大夫穆伯妻夫死哭必以晝帷殯遠嫌也魯人效之後遂皆帷殯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孝子哀戚不可忍故先王制爲禮以達其情而又爲之節以防其過所以順其哀而變之非逆其情而遏之也君子于哀戚之至無可若何惟思親始生我待以終今當送終之日重自毀傷是負吾親也念此節

哀先王所以順變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復謂始死升屋招䰟也不忍舍其親而望其復生極盡仁愛之道也求諸人不得而求諸鬼故曰有禱祠之心禱祠之心窮迫無可奈何也望反諸幽以下皆釋所以禱祠之義禮復者北面北當幽州鬼方故曰求諸鬼神之道求諸幽之義所以爲禱祠也鄭康成以禱五祀解鑿矣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稽顙以顙擊地也隱痛也拜則五體投地而首爲五
體之尊以顙擊地中情隱痛之甚無可奈何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銘明旌也以
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
斯盡其道焉耳重平聲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
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飯謂初死飯含不用飲食而用米與貝爲不忍死者
口虛以美物實之非爲食也銘以帛書某氏柩所以
明死者而旌別之也旗即銘旌愛其親而不忍忘故

錄其既死之名敬其親而不敢遺故盡其送死之道耳重以木爲之高三尺形如人北面左衽束帶擁食取易象人過不養不可動之義故曰重蓋死者䰟所依也重設于始死之時主立于既虞之後始死未作主以重爲主也在廟曰主殷人既作主猶重亦綴而懸于廟周人既作主則徹重而埋于廟門外始死至葬猶以人道事之有奠無祭器用素哀主質也既葬反虞則以神道事之卒祔練祥皆用祭器祭主敬盡禮也蓋知死者眞能來饗惟自盡其齊敬之心而已哀敬亦至孝之至也

詳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辟拊心也踊頓足也女辟男踊過毀傷生故為之算一踊三跳三踊九跳是為一節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以殯日久近為踊之疏數皆所謂節文也肉袒括髮變其常也慍悶無聊至于戚嘆辟踊又哀之變也服御去飾情惡而去其美也去飾而至于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袒而復襲其衣以節哀也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

人冔許而葬

厭冠麻絰居喪之服也至葬則以弁易厭冠以葛易麻絰也蓋喪主哀親之也至葬即于遠而時漸久以神明待之故有敬心焉致敬生文不純用凶也周之弁殷之冔皆祭冠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故曰弁葛而葬者與神交之道也按葬用吉冠非禮也蓋制相似而疏麻布為之即喪冠也說者遂以祭山川解鑿也

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歠食粥也初喪三日主人主婦及家之長相皆不飲

不食三日為其病困以君命命食乃歠粥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去聲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此言既葬反哭之義主人升堂求諸其親存日行禮之處主婦入室求諸其舊所饋食之處而皆不復見其親哀痛於是為甚故其時賓有弔者殷禮甫葬即弔于墓周禮待其反哭弔于家臨穴盡哀殷禮大質草土之間猶見其墓不若反而亡焉之為甚故周人得之夫子所欲從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旣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旣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北方國之北也寢則南其首從陽也葬則北其首從陰也三代通用之生則下而向明死則往而歸幽也贈以幣贈死者于墓時則祝先歸而戒虞祭之尸宿

夙通戒也既反哭即與有司省視虞祭之牲別令有司以几筵釋奠山陵之神于墓左爲親託體于此也使有司者主人反虞也是日葬即是日虞甫失其柩即安其神弗忍一日離親也未虞以前人道饋食奠而已至虞以神道奉祭易奠也虞安也安神也禮士三虞大夫五虞諸侯七虞虞而後卒哭卒哭而始祔虞用柔日靜以安也祔用剛日動以遷也故虞閒日一舉而祔即卒哭之明日卒哭者卒不絕聲之哭惟朝夕哭思至哭耳曰成事謂祭事以吉爲成故卒哭之祭祝曰哀告成事也吉祭即卒哭祔于祖父廟孫

與祖同昭穆也虞有常數而自葬至卒哭日尚遠如士期月葬三月卒哭大夫三月葬五月卒哭諸侯五月葬七月卒哭未卒哭主未祔其間祭不可缺故自虞漸變而之卒哭之吉祭也比及祔日祭相接續不忍使親之神一日無所歸如殷人期年練而後祔則期年之內祭必相接周人但卒哭卽祔猶其近者夫子善殷善其不忍死親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桃性辟惡茢苕帚以除不潔戈以刺皆爲死者有凶

邪之氣故君弔則令巫祝以此三物辟除之人生則愛之死則惡之喪禮有惡死之道焉先王所不忍言也

按君臨臣喪親愛之情哀敬之道乃惡而辟之是後世人主貴倨之習先王必無是也

喪之朝潮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朝謂將葬以柩朝于祖而後行所以順死者之孝心也死者之心其必悲哀永離其室故辭于祖考也殷人尚質人死即以神事敬而遠之始死即朝祖殯于

廟周人尚文親雖亡不忍亡之猶殯于寢比朝于廟

而遂葬矣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殆近也殺人從葬曰殉塗車以泥爲車也芻靈以草爲人也俑以木爲人有機能踊故曰俑近于用人故夫子惡之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去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穆公魯君哀公之曾孫戎首倡亂者

按此亦報怨復讐之意豈可槩施於君父孟子嘗爲齊王陳此意蓋有爲而發世主驕亢犬馬畜臣以此矯其過耳豈謂是爲禮與檀弓踏襲孟子語以孟子受業子思託爲子思言未足信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

不聞矣勉而爲齋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齋
者乎哉我則食食

悼公魯哀公子季昭子季康子之曾孫名强孟敬子
孟武伯之子名捷不以情居齋謂僞爲齋也昭子之
問有補過之心孟孫之對小人而無忌憚矣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
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
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司徒以官氏也此章之義與前曾子襲裘而弔章同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

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介遣車
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
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晏子齊大夫晏嬰曾子稱其恭儉爲知禮有若譏其
一裘三十年不易儉於巳也親死送葬止一車不待
窆而反儉於親也遣車送葬之乘車各以爵命貴賤
爲等引禮以證其失个介同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
大夫五介五牢周禮大行人職諸侯之禮貳車七乘
介七人禮七牢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故葬
車視貳車與介之數晏子之父亦大夫也而送葬止

車一乘是辭費而廢禮也儉於已則是儉於親則非以儉廢禮不可然以儉矯俗亦可二子之說意各有主也

按雜記云遣車視牢具又云既遣而包其餘儀禮既夕亦云包牲取下體謂取遣奠牲體包裹以送死者世俗用遣車載而之墓故雜記有子譏其非禮鄭康成讀个作箇爲包肉之數以遣車爲塗車載其包埋之壙中附會之謬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

句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句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
人從男子皆西鄉
國昭子齊大夫男子婦人謂主人家衆男婦也子張
引夫子已行之禮告之主家男子西向男賓在衆主
之南主家婦人東向女賓在衆婦之南昭子不從以
意自定爲主人西鄉之禮噫疑嘆聲毋禁止辭斯遂
也沾爾猶言沾沾爾自用貌昭子欲行已說故戒子
張曰爾毋謂我喪我遂沾然自主之賓主異位婦人
從男子皆當西向
按禮莫辨于男女雖凶遽之中亦必有別婦人男子

同位非禮也雖賓主有東西而野外無堂階不幾于
瀆亂乎鄭以我喪也斯沾爲句欠通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穆伯其夫也故喪止于晝哭文伯其子也故喪晝夜
哭禮制原不及此而聖人以知禮稱學者可通于禮
義矣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
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
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
禮矣夫

文伯名歜敬姜子敬姜以宗婦得出入公室向以其子爲賢未與俱入觀其所行而今死僚友無哀者唯妻妾有哭聲始知生平缺於禮故恨之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敬姜康子之從祖母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上聲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如字

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柳〕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紫〕也

此章言聖人制禮之意最為明切孺子慕言哀慕無節文也壹果確之辭有若以孺子之號踊為眞切而疑踊有算之非情故子游謂禮本飾情也情太盛則以禮微而殺之情不達則因其故而興物焉微情者

節也與物者文也節文者禮也無節文而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之爲道不然人情喜則充然陶陶則歌咏咏則拊手應節而猶猶極則舞舞極則慍而生愠愠則憂戚戚則慨歎歎則撫心撫心則跳踊此人情自然流溢至此如孺子之慕莫知其然苟任情直行何有窮極是以先王微情與物列之以品級限之以節制斯之謂禮是故人死則厭惡之絞衾柳翣之飾使人勿厭也死者無能則倍棄之奠送食饗之設使人勿棄也此皆微情與物品節之道歸之有節正以此耳豈足爲禮之訾議乎

按猶之言妳也與由通自然鼓赴之意人歌則抵掌頓足按節而應謂之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起舞之漸也鄭康成作搖未聞歌有搖者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丕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平聲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吳侵陳事在魯哀公元年斬祀伐神壇之木也殺厲

殺瘈㾓之人也大宰嚭吳大宰名嚭行人儀陳行人名儀記誤也夫差吳王名是夫指行人多言謂善應對二毛老人髪斑白也引三事而獨言殺厲者重民也爾于所獲人民也師與有無名乎者言如此則此師又豈可以無名議之蓋疑辭不直許之也

顔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顔丁魯人始死在殯猶見其柩既葬而反迎神以歸而不見其親未知親之與我同反否也故且行且息以待之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言號令也讙猶歡也令出而人心悅謂三年喪畢之後也王世世子嗣王也在喪稱子當時三年之喪不行子張所疑在不言夫子所然在喪解者以黔默附會非也儻冢宰匪人三月聽不可況三年乎必若斯禮伊周爲宰而後可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快)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

出乎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句是以不與
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
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
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
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
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
蕢洗而揚觶志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
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知悼子晉大夫荀罃也平公晉侯彪也開予猶言起
予謂爾酌不言心或欲開示我也桀以乙卯日亡紂

以甲子日死此二日君不舉樂致戒也在堂殯未葬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太師樂官不詔不告也褻臣近臣君疾猶君過也寧夫職在刀匕不專供已職而敢與知諫諍防閑之事是侵官也觶飲酒之器揚舉也洗致潔也爵卽觶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庶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公叔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大夫士三月而葬君按其生平而賜之謚以代名也君衛靈公也魯昭公二十年衛有齊豹之難靈公避于死鳥班謂尊卑之次制謂多寡之節皆所以交鄰之禮也

按公叔文子之為文孔子不滿之僅取其薦家臣僎一事與論孔文子之文正同則其生平碌碌可知靈公雖極標榜而大臣不能佐君賑民為粥與餓者市私恩耳齊豹之亂以死衛君事亦無聞春秋諸侯卑禮事盟主其何國不然孟子所謂人役也何不辱之有皆不可為訓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駘仲衛大夫沐浴佩玉穆卜之禮如是龜乃肯兆兆謂吉凶之象此卜人之言也親喪不容飾沐浴佩玉非禮故石祁子不肯違禮求福而鬼神從之此所謂龜有知也石祁子兆謂兆與石祁子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

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陳子車齊大夫子亢即子禽孔子弟子子車昆弟也家大夫即宰也殺人送死曰殉定謂已定所殺之人下謂臣僕之屬生不得受下人之養故死欲以下人從葬妻與宰主殉葬之謀者也故子亢危言以懼之士君子能以人之痛癢警諸身則害人之事息矣若子亢者殆遊于聖人之門而聞禮者與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去聲死無以爲禮也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旋葬而無椁稱去聲其財斯之謂禮

還旋通便也言死便葬不待三月之期也無以爲禮無財以爲衣衾棺椁明器薦送之禮也此子路食藜藿百里負米之時觀夫子所謂禮則禮之義亦可知也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的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魯襄公十四年衛獻公以孫林父甯殖之亂出奔至

二十六年始反國。絡馬曰羈。鞚馬曰勒。言居者從者

均之爲國。不宜私賞也

衞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亟雖當祭必告。公

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

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

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以衣服贈死曰襚。裘氏潘氏。二邑名。屬邑曰縣

按柳莊於衞。果社稷臣。未聞與文子伯玉諸人俱稱

也。當祭而告疾亟。不已遽乎。喪禮斂用祭服。不釋祭

服往襚。不已重死者而輕神乎。賜封券納諸棺。死者

其能食玆土乎皆非禮也

陳乾干昔寢疾屬燭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尊己陳乾昔子也父亂命不從不陷其親于惡也

按殺人殉葬戎狄之惡俗秦武公爲之其後穆公效之中諸侯惟宋文公亦效之然猶國君也陳子車陳乾昔以人臣亦欲爲此王政不綱殺人無忌憚一至于此尚可與言禮乎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上聲籥仲尼曰非禮也卿

卒不繹

仲遂魯大夫垂齊地名繹者祭明日重尋祭禮以賓尸卽商書肜日也壬午繹則辛巳祭萬者舞之總名籥管屬舞者吹籥去籥無聲舞也卿卒則不繹旣繹則不得廢樂故夫子非之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班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句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此言大事當用舊典公輸若魯之巧匠若字般名也

輿於小斂之奠因請他日葬已爲機以封般請自稱其名請也機封謂爲機關轉動下棺不用碑繂也將從請許至葬時用之也公肩假人姓名有初猶言有故典豐大也豐碑天子之制也桓楹諸侯之制也視猶比也豐碑斲大木爲碑形豎樽四隅中施鹿盧以綍下端繫棺上端繞鹿盧使人負碑挽綍聽鼓聲却行而漸下也桓楹制如今橋傍華表四植爲桓楹柱也通言之亦謂之碑公室僭天子三家僭諸侯以爲故典亦不自知其非矣般以人之母嘗試已巧於爲匠之術得矣爲人子者以其母以嘗匠之巧乎於心

不病乎嘻歎辭鄭解若殷爲兩人斷方小爲句讀也

戰于郎公叔禺遇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

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

既言矣與其鄰重童汪踦紀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

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雖欲勿殤

也不亦可乎

郎之戰齊人伐魯在魯哀公十一年公叔禺人昭公

之子公爲也遇魯人避寇入保城邑者負杖以杖荷

物息休于途也因歎徭役使人之困賦稅責人之重

卿大夫不能爲之謀士又不能致其死於禮不可既

言之遂欲行之負杖蓋老人也與其鄰之童子名汪踦者共赴鬬死童死曰殤喪禮殺成人魯人爲其死忠欲勿殤與禺人皆以成人禮葬問於夫子夫子以爲可重當作童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行者問贈居者問處哭墓大其無主也展省謁也不忘丘隴去則必返故爲行者言之式墓下祀則州里鄉黨無往不敬矣故爲居者言之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句手弓句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為陳尹追吳師事在魯昭公十二年手弓商陽手執弓也斃仆死也韔韜弓也揜其目不忍視也士于朝不坐于燕不與位卑而禮輕也夫寇窮可以無追君命又不可廢酌而行之所以為禮然以為孔子之言乎亦未似也

諸侯伐秦曹桓宣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此記諸侯失禮之事晉以諸侯伐秦事在魯成公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曹宣公也誤作桓請含請于晉也晉厲公爲盟主使諸侯襲之奉含朋友有相吷之禮奉衣襲尸戕者之事非禮也魯襄公朝楚事在襄公二十八年楚康王卒楚人强襄公襲是以臣遇之也魯使巫人先拂除柩以君禮自處也乃所以報之然皆非禮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滕成公之喪在魯昭公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弓也桓公之七世孫惠伯名椒桓公之六世孫以世次則惠伯於敬叔為叔父而懿伯又惠伯之叔父也進書奉弔書也介副使也忌忌日及滕郊而當惠伯叔父之忌日敬叔欲暫息惠伯以為不可遂入禮也鄭康成解忌為怨恐非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

子曰。貴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辟。避也。避于道傍。畫宮室之位而受弔。非禮也。齊莊公襲莒事在魯襄公二十三年。杞梁齊臣。卽杞殖。奪鄭作兌。狹路也。妻妾執。古所謂挐戮也。無所辱命。言當弔于家。曾子譏貴尚不如杞梁妻。亦以見哀公之失禮。故記者併記其事明之

孺子䵍吞之喪。哀公欲設撥拊。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

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春而椁幬道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沉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去聲者也而君何學焉

纉魯哀公少子撥作紼大繩即紼也棺自有引別用大繩以引柩車三臣季孟叔三家輴載柩之車天子畫龍于上蔽木于棺外爲椁而幬棺以繡黼即前章所謂加黼于椁上是也諸侯有輴無龍有幬無椁榆木堅忍以爲輴沈重也輴車重難行故設撥以引之既廢輴則不須撥無輴而設撥三家竊禮之不稱者又何效焉鄭註謂以水澆榆白皮汁灑地滑車迂繁

可笑滑車何必榆汁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悼公名寧疑卽公子荊其母嬖而哀公立以爲夫人事見春秋傳禮諸侯絕旁期妾無服惟大夫於貴妾緦哀公爲其立而有子故服稱國人文過之辭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上聲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子皐高柴也犯微傷也禾道傍禾稼庚償也子皐爲

孟氏成邑宰葬妻柩行所過微損民禾而必責償是弃耕而治之道也故曰難繼君子謂子皐知大體鄭康成謂恃寵虐民是何言與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此記國君養賢之禮仕而未有祿如孟子在齊子思在魯之類立於其朝而不以官詔食君使廩人繼粟庖人繼肉則曰獻不言賜也使者致君命則稱寡君不以主君自居也有故違而去之君薨則無服非舊臣也在國則亦服之孟子居春秋用此禮鄭註未達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既葬而虞則親形已藏故立尸象之初死有奠而無席大斂有席而無几至虞始備几筵漸去人而即鬼也諱避死者名稱謚也名以生得謚因死成周官宰夫大喪小喪掌其戒令故卒哭宰夫以謚令于宮中曰舍故諱新故謂名新謂謚也舍其舊日之名而稱新謚以諱之也鄭註謂故爲高祖之父當遷者則舍

之不諱鑿也寢門在內庫門在外二名不偏諱禮也

舉夫子之不偏諱以證之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高韔暢有

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軍勝還曰愷敗還曰憂哭於大門外君自引咎不安

也或曰庫門近宗廟也赴車告敗之車櫜甲衣韔弓

衣不載二物示欲復讐甲不櫜弓不韔也先人之室

謂宗廟也魯成公三年宣公廟新成而火三日哭傳

春秋者以爲禮故記者引以證之

按此章後儒說春秋之例而援以爲禮耳秦從公穀

之敗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三敗求復竟以無功春秋未嘗亨之而左氏顧亟稱之兵貪不悔焚舟破釜以葬于干戈烏得爲禮魯宣公廟新成火三日哭公穀傳以爲禮胡安國謂主未入廟故稱新宮無主而哭非禮也是烏足據乎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何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壹似猶言甚似而曰猶乃曰婦人輟哭乃答也此章

之言於禮無當記者但因其哭墓辟之大似諸子寓言事不必實而其言可警爲政者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 至 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我其已謂止而不强請也信敬無迹可施然豈有無

施而受者亦猶人在墟墓廟社之內自生哀敬精誠感通豈在言語形迹要結乎此禮之本也按殷人作誓指湯誓而言然夏已有之周人作會指五霸歃血之事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五霸之會春秋所惡也豈文武周公而有此禮與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

備亡曰慮慮居謂典賣田宅以供喪具也危身謂哀毀傷生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

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延陵季子吳公子札也嬴博齊二邑名坎壙也不至泉淺深得宜也時服隨時寒暑之服封墳壠也橫曰廣從曰輪可隱高可比人也凡吉袒皆尚左凶袒皆尚右季子達命自寬袒從吉也還環也三謂遶墓三帀也骨肉形也形死造物歸藏故曰命魂氣神也神散

還虛周游無方故無不之重言者明神之無定在也
蓋季子以君命奉使不得將其柩歸形骸雖葬于齊
土而父子一氣父歸子之魂亦歸形遠而神不相離
用以自寬爾

按禮爲長子三年喪可謂重已季札長子死于道路
而不歸葬附身附棺隨時而止孔子以爲合禮乃知
禮非盡有故常也賢人君子因時制宜皆謂之禮蕆
博之葬豈其有故典乎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
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

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此記諸侯之僭禮也邾徐皆東海之國邾小而徐大徐君使其臣容居弔邾君之喪且致含玉禮諸侯相爲親含惟天子之大夫可以含諸侯徐君以王禮自處使臣含辭稱侯妄也易直也于迂也易則易于則于猶言是曰是非曰非也徐君以諸侯而僭天子容居以大夫而比諸侯致辭譸張易于雜也駒王徐之

先君僭稱王用斯言謂用天子命諸侯之言今用于邾是不敢忘其君也又言已雖仕徐其先祖魯人魯人守禮不敢忘其祖也春秋時推魯人知禮如滕父兄百官亦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下章仲叔妻喪夫亦稱魯人鄭氏以魯鈍解恐非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子思之母再嫁於衛之庶氏母出而子不易故子思猶哭于廟不忍疏也然於義已絕侯人言至二而後改

哭所以達于用禮也

按子思之母必無再嫁之失哭母而自以爲過不似孝子迫切之辭好事者脩飾不足信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文上聲）其人

三五等日以遠近爲先後祝佐含斂袒免括髮襲帶絰與主人同時故最先服五日成服故朝臣百官皆服國中男女聞訃始製服故稍後五月而後服徧天下百祀謂百神祠廟壇場之木

按一人喪而百祀之末盡致可勝用乎不至輒廢其祀物其人刑不已濫乎註疏謂天子喪百神同哀此秦政所爲赭湘山也者而何足法與記若經夫子手此等宜從刪鄭玄輩一一附合何以行之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黔敖齊人蒙袂以兩手抱首也袂袖也輯斂也輯屨

行不前也饑困之狀貿貿昏憒也嗟來者憐而招呼
之辭不食惡其無將迎之禮也微細也言嗟來非失
禮之大者
按此章卽孟子所謂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呼爾而與
乞人不屑也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不愧於辭嗟來者
乎如拘其說以行禮則設粥待貧者必三揖而進再
拜而後受亦不可行矣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
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
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

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瞿然驚顧貌臣弒君子弒父非一人之謀其徒必多故當窮治其黨毀其宮室以絕其跡洿池也豬大澤也君踰月不舉爵憂亂也其懲毖如此故春秋時邾婁無弒逆之禍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平聲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獻文子趙武謚也鄭康成以獻為賀鑿也發猶落也

始新之名張老亦晉大夫輪輪囷高大貌奐煥爛光華貌歌謂行禮奏樂哭謂死喪送終國族謂僚友宗親三言於斯謂子孫世守無以復加也頌而寓箴不以哭死爲諱故謂之善頌武子喻其意而拜謝稱祖考惟以保要領爲祈故謂之善禱蓋禍莫利于遠禍而安莫美于無危所以善也要領猶言身首九京即九原晉卿大夫墓地高曰京平曰原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爲埋馬也敝蓋不弃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畜狗謂馴守之狗路馬人君駕車之馬帷牀帷蓋雨具獸死則首垂束之以席不使首陷於土也帷蓋所常用狗馬所常畜常用者敝而不棄常畜者死而不忍以其所不棄埋其所不忍仁之至義之盡是謂之禮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內納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避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此明士君子容貌不可不莊而其說反近鄙悖將以譬二賢而適以毀之未脩容則門者不納既脩容則門者不敢止卿辟位公降等而揖然則二子在外一容而入謁貴人又一容是市井之行也魯之君臣孰不知有二賢者豈爲見其容而下之乎記言不足信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匍)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此明禮讓得人之效陽門宋國門介夫甲士司城即司空子罕樂喜也覘猶窺也微非也言雖非晉國而已即天下之大人心說誰能當之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此記喪禮之失魯莊公薨子般嗣立慶父弒之而立閔公國內大亂嗣君送葬歸吉服御事以變廢禮也麻絰不入大門則虞祔練禫之禮盡廢矣君不絰故臣皆去麻麻即絰也絰麻不入則衰可知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

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離)首之斑(叶篇)然執女手之卷(拳)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此聖人處故舊之禮沐治也將葬治椁也登升也積材爲椁壤升其木上若爲有所望而思故託於音託寄也言在喪久未寄情於聲歌也貍首古天子射侯之樂歌貍之言不來也諸侯不來者射之此託爲所思者不來望其翩然而至也斑翩通執手既見握手也卷拳通姣柔貌居喪而歌此故夫子惡之若爲弗

聞不屑教而包容之也過不顧也已絕交也親謂毋子故謂朋友勿失言當各自盡不忍遽棄也

按原壤任放之徒以禮法爲牽經非眞忘親也其志欲一生死齊哀樂矯情肆言行似不經而心實未嘗死習於禮者惡之而聖人道大德宏爲能容之天地之大何物不有故者勿失亦聖人之權辭難爲下學深言之也苟以其故而已則始何爲而與之友乎宰我一言短喪斥其不仁親死廢禮猶引爲故人至夷居以俟扣其脛數其不弟而卒不與之論禮然則聖人固不可測而原壤抑亦未可測也此意記者所未

喻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

升

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趙文子晉大夫趙武也叔譽羊舌肸字叔向九原卽九京謂晉先臣如可再生吾將誰從欲評論前人賢

否也陽處父材幹兼人爲狐射姑所殺故不智勇犯從晉文公反國及河授璧請辭以要君自利故不仁隨武子士會也食邑于隨從先蔑迎公子雍于秦反而靈公已立與先蔑同奔秦數年不見先蔑而歸故曰利君不危身全身不損友趙文子爲人形體羸弱故曰退然如不勝衣短於說辭故曰吶吶如不出口管所以啓鍵即今鑰匙也庫以藏財用管庫之士賤役也薦其賢能者于晉君大用之雖有提拔之恩而生不與交利死不以其子託之其公廉如此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

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

此記衰服輕細之非禮叔仲氏皮名未詳何國人叔仲衍蓋其兄弟也子柳疑即泄柳皮從學子柳其妻又魯國人素闇禮當世謂魯為禮教之國故容居亦自稱魯人以此妻為夫服斬衰絞絰禮也叔仲以告子柳請從俗為總衰環絰布細而疏者曰總環絰首絰細而無缺項如環蓋弔服之類非夫喪之服且曰昔吾有姑姊妹之喪皆服此未有以為非而止我者流俗之見非禮子柳所以不答也衍退使其妻為是

服以服其兄尤非也禮姑姊妹適人死爲大功在室齊期男子之服既不可比於婦人而夫之喪尤不可比姑姊妹叔嫂不相爲服衍妻爲皮服豈知禮者乎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此言禮由上興也成魯邑禮兄喪齊衰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爲宰乃衰是衰非爲兄爲子皐耳故邑人託物形相似而不相關者譏之蠶有絲故曰績績用匡而匡乃在蟹之背蟹甲似匡也范蜂也

冠緌之垂者曰緌蜂首似冠冠有緌而緌乃在蟬之項蟬喙長在口下似緌也以譬成人兄死宜有服不服服乃爲子臯耳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烏乎用吾情

禮親喪三日不食子春五日勉强爲之故悔曾子七日不食而不聞悔誠故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僂尪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句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

以求之毋乃已踈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尫乂病羸瘦之人偃臥向天世俗旱則暴之企天哀之而雨也巫所以接神男曰覡女曰巫周禮女巫旱則舞雩暴之者亦欲天哀之而雨也徙市者國有凶喪則衆人憂戚市井廢交易故天子諸侯喪國人罷市有所需則市于巷改市于巷故曰徙遇災舉國改徙以示脩省庶天變可回然有虛文無實意亦不可也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祔合葬也離謂不同穴以土隔之合謂同穴既謂之祔何以又離

禮記通解卷四終